

大渡河上峽谷深(下)



繽紛華夏
徐可

峽谷內，大渡河水奔騰不息，氣勢磅礴；出乎我們意料，這裏的河水非常清澈，彷彿一條碧綠的綢帶，蜿蜒在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。兩岸奇峰突起，山勢險峻，危岩聳立，猶如刀劈斧鑿，形成了一道道天然的屏障。沿着公路蜿蜒前行，峽谷的深度逐漸顯現。那些矗立在峽谷中的岩石，經過億萬年的風化和侵蝕，形成了千姿百態的奇觀，讓人不禁感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而兩岸的岩石中的植物也展現出頑強的生命力，即使在陡峭的岩壁上，也能看到翠綠的松樹和各種野花，它們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綻放着屬於自己的美麗。

在峽谷的深處，有一處名為「一線天」的奇觀。兩座山峰之間，僅有一條狹窄的縫隙，陽光透過縫隙，形成一道道光柱，照射在谷底。在這片幽暗的空間裏，光影交錯，營造出一種神秘的氛圍。繼續前行，峽谷的景色愈發原始。兩岸的植被鬱鬱蔥蔥，各種珍稀植物在這裏找到了它們的家園。偶爾，還能看到一些野生動物在崖壁上跳躍，牠們似乎對這片土地上的訪客習以為常，展現出一種超然物外的姿態。

說到大渡河大峽谷的壯麗景色，還不能忽略位於峽谷北岸的大瓦山。這座海拔三千二百三十六米的平頂山由M疊紀玄武岩構成，與峨眉山、瓦屋山的地質結構相同；但大瓦山與二者不同的是，它四面均是絕壁的孤山，山巔開闊，古木參天。站在山頂平台上，你會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，遠望如突兀的空中樓台，景色之壯觀勝過峨眉山、瓦屋山一籌。

沿着峽谷邊緣，一條蜿蜒曲折

的水上公路緩緩延伸，宛如一條銀色的絲帶，飄揚在碧綠的河面上。這條公路並不寬闊，但足夠一輛汽車平穩通過，它時而穿過狹窄的峽谷，時而跨越激流，為這片原始之地增添了幾分現代的色彩。行駛在這條水上公路上，彷彿置身於一幅巨大的緩緩展開的山水畫卷，四周的景色不斷變化，每一次轉彎都帶來新的驚喜。

大峽谷中，一座鐵索橋橫跨大渡河，這是一座寬約三米的栓焊樑結構鐵索橋，橋這端是涼山州甘洛彝族自治縣大橋鄉二村，這個村在幾十年前還是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彝族部落。橋的彼端則是樂山市金口河區勝利村，這個懸崖上的村莊據說已經有三千多年的歷史，孤懸在大峽谷一千六百多米高的峭壁上，被稱為「雲端上的村莊」。河兩岸的這些彝漢村民，有史料說他們是唐宋時期著名的「虛恨部」人的後裔。過去兩岸村民要過大渡河，只能用竹篾撐成的竹索橫跨兩岸，人掛在木製的溜殼上懸吊空中溜過去。腳下急流險灘，咆哮的河水震耳欲聾，過河那真是驚心動魄。如今有了這座鐵索橋，便將天塹相隔的兩個「雲端遺民」村寨連在了一起，彝漢居民任意往來，和睦相處，所以這座橋叫做「同心橋」。橋的正中間有一條分界線，用紅色油漆一邊寫着「涼山」，一邊寫着「樂山」，並有紅心相連。我們跨過同心橋，走進「雲端上的村莊」，村中間坐的老人熱情地跟我們打招呼。恍惚之間，我以為遇上了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中人：「男女衣着，悉如外人。黃髮垂髫，並怡然自樂。」站在懸崖峭壁上俯視奔流不息的大渡河，一股豪情油然而生。

大渡河大峽谷，這片保持着原始風貌的土地，你不僅是大自然的傑作，更是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典範。

大瓦山。



四川人在西藏



柳絮紛飛
小冰

管你是北方人還是南方人，到了西藏，吃飯多要進川菜館，住宿多要住四川人的旅館。老闆不是什邡人就是大邑人，或者其他縣份的人。口口相傳，老鄉帶老鄉，他們把一家家的親戚朋友介紹去做生意，在雲貴高原、青藏高原、川藏高原。

打從記事以來就知道，四川人出了名的能吃苦，從事別人不做的行業，去別人不去的地方，艱苦環境下發家致富，靠的是苦幹和巧幹。

在波密的酒店，三層樓附帶一個餐館一個超市，德陽的一家四口一天到晚都在做事，為了降低成本多賺點，沒有請幫手。那個老闆娘的嘴巴是成都人那樣的甜，分別時她對我說：姐，旅行辛苦了。回去後告訴你們的朋友，到波密就來我們這裏吃住。

在拉薩，邛崃姐弟開的餐館每年只在當地做半年的生意，一到嚴冬沒有了遊客就回老家。但是房租得付全年，因為「信譽建立起來了，如果來年轉移陣地，一切又得重新開始」。他們的生意確實不錯，包子饅頭是現做的，不是預製品，陸續有人來打包帶走。我問他們：「在高原上發麵做饅頭，不容易吧？」「要看怎麼發，是誰發。」他們真能幹，真能吃苦。

拉薩一家遼寧夫妻餐廳，味道又好量又大。我不解，幹嘛每一

份，不就多賺啦？我們去那裏吃飯，平時要點五個菜，在他們店點三個就夠了。他們忙得閒不下來，客人大多是附近的住家戶。我問老闆：「這裏賺錢是不是比在老家容易？」「是的，不過要付出更多的辛苦。」

也不是每一家的生意都好做，有些偏僻冷清的地區，常常一天也見不了幾個客人，經常是除了我們就沒有其他客人。我問一個健為老闆是否賺得到錢，他還說多少都賺得到點。

賺得到錢，除了能吃苦大概還因為川菜受歡迎。我跟波密的老闆娘開玩笑：「吃喝拉撒的生意都被我們四川人做了，還讓不讓當地人掙點錢啦？」「他們喜歡到外地做西藏特產生意！」原來各有生意經。

有一點我想不通，在高原在藏區，川菜館的菜為什麼還比其他省份的便宜？質量又不輸給誰，做工繁瑣，用料考究，定價與其他省的餐廳看齊就好。我真為同胞們抱不平。

四川人在高原還廣泛涉足出租車、清潔工、建築、商貿等。我問拉薩一個四川出租車司機辛不辛苦，他說習慣了就好了。順便說一句，拉薩的出租車允許客人與客人之間拼車，陌生人在車上聊天，很愉快很安全很和諧。

賺的都是勞力錢，特別是初來乍到的，還要克服高原症和身心壓力。勤勞的同胞們，我祝你們身體健康，生意興隆。



▲大熊貓「渝可」（右）「渝愛」（左）吃月餅慶中秋。

大熊貓過中秋



市井萬象

九月十七日，重慶動物園的工作人員為大熊貓、河馬、小熊貓等動物送上特製月餅慶中秋。工作人員將竹筍、蘋果、胡蘿蔔、西瓜、香蕉等動物們愛吃的食材，製作成月餅，供牠們享用。

中新社

速度感



君子玉言
小杳

昨天是中秋。借了一個周六湊來的三天假期，使得這個節日變得有點尷尬，回老家看父母不免時間太趕，於是就地過節，這樣就沒辦法團圓了。但節日總要還

給心情的，於是再次驅車一百公里到十渡，在山裏過節。與去年不同的是，這次「忽悠」了焦大夫同來。

焦大夫是北京著名的民間骨科大師「雙橋老太太」的嫡傳弟子，中醫骨科治療頗有獨到悟性，醫術精湛，仁心宅厚。焦大夫開一間醫館，每天找他看病的人絡繹不絕，並且還不斷有人因口口相傳慕名而來，這也使得他難得有休閒時間。我們聊着聊着，靈機一動，放假就要有放假的樣子。正好偉寧在招呼「辣椒蘇子葉都長了許多，吃不完，等你們來呢」，已經預約的病人都不屬急症，可推後一兩天，於是說走就走的山裏中秋就這麼成行了。

要說城區此時的天氣已舒服多了，溫度濕度都合適，但室內還是有點悶。山裏則更加舒爽，坐在涼棚下聊天，要加一件薄外套，四面山色如黛，院內秋花秋草秋色正濃。

偉寧家廚師見我們來，馬上從菜園裏摘了野菜，和麵，做菜糰子。偉寧家客棧的菜糰子是我的最愛，每次來必吃。粗一點的玉米麵摻些小麥粉（這樣和出來的麵糰容易成型），餡料是素的，「雞蛋+……（菜）」，菜因不同季節略有變化，小白菜、菠菜、野菜……一定要綠葉的才好。包好菜糰再輕拍成餅，兩面煎至金黃。形色似月餅，但味道不似月餅那樣甜美豐厚，僅僅是鹹的，簡單至極。但有菜鮮味有麥季原味有煎烤之香，一派天然味道。每次來總要吃兩個。夏天時我沒來十渡，特意做了給我帶回去。這次大家依然歡喜，很快消滅光，又做了幾個，還是半塊都沒剩下。

夜晚坐在涼棚下吃菜糰烤魚小酌，沒有風，卻涼意漫漫。隨著夜深，蚊蟲也少了。談興與意猶未盡，自己動手又做了西紅柿雞蛋疙瘩湯，熱乎乎喝下。幾次望月，不見蹤影。想着也許是

霧氣太大，遮掉了。都上樓準備休息了，偉寧亞平發現月亮在樓那一側。於是又跑下來賞月拍月。

去年也是在十渡過中秋，借院內小花做前景拍月亮，大家印象深刻。這次月亮所在角度沒法借助花葉做襯托，偉寧從花盆裏摘下一束花，手舉着大家拍。結果拍照的和舉花的都累得手抖，還是拍不出滿意效果。不過總算是賞了月。

次日上午臨回城，再次專門做了幾個菜糰帶走。此外，從園子現摘了辣椒紫蘇葉韭菜。我和亞平又採了點太陽花雞冠花花籽。這些菜蔬花草，幾乎不需太經管，可是長得茂盛自在。紫蘇長了幾大叢大片，半人高。葉子層層疊疊，摘是摘不完的，只有老葉新葉之分。每摘一葉，一股淡淡的紫蘇香味，紫色的漿汁把手指染紫了。辣椒垂墜纍纍，細細尖尖，每一株都結得紅紅綠綠，隨手就是一把。太陽花更是每一株都開着／開過／待開小小的花朵。

四時菜蔬花草或許是情緒最為穩定的生物族類了。隨着陽光、溫度，按照自己的節奏生長、綻放。春萌夏長秋收，快慢緩急，什麼時候該怎樣就怎樣，有着自己的節奏感速度感。

看到蔣勳的一段話：你不妨給自己一個機會，在不那麼匆匆忙忙趕去上班或者上學的時候，去體會不同的速度感，譬如說步行，譬如說騎腳踏車。

「悠閒」這兩個字，「悠」的底下是指心靈的狀況，是一個跟自己心靈的對話過程。《詩經》說「悠悠我心」，意思是你走出去的時候，感覺到心靈跟所有外在的空間是有感覺的，如果速度快到對外在環境沒有感覺，就不是「悠悠我心」了。「悠悠」也有慢下來的意思，因為慢，你才會有心靈的感受。

「閒」（閑）這個字更明顯，你有多久沒有靠在門框上看月亮了？這個字就是「門」中間一個月亮。或者另外一種寫法，「門」當中有一個「木」，也是「閑」，你多久沒有在你家門口的那棵大樹底下靠着、走一走路、乘涼，覺得樹蔭很美？

「悠閒」兩個字都在提醒我們，不一定要跑得很遠，可能就在你家門口就能有所感受，但重要的是心境上的悠閒。悠閒，是先把自已心靈上的急躁感、焦慮感，能夠轉換成比較緩慢的節奏。

我在摘紫蘇葉的時候，看見綠色的螳螂在葉子上爬；我在摘太陽花雞冠花種子的時候，躲在花間的小蟲紛紛跟着黑色的種子掉落。喇叭花的小花朵在縮小。花朵都在準備將自己的種子藏進土壤裏待來年，小蟲的生命將會到哪裏呢？

所有微小的生命都那樣自由自在氣定神閒地，以自己的速度感活着，活得那麼從容淡雅堅韌。忽然好生羨慕。



仲秋喇叭花。

作者供圖

非洲十日談(八)



閒話煙雨
白頭翁

八日談：森林法則，天國之渡。一張照片曾經震驚全世界，《飢餓的蘇丹》，照片前面一個幾乎馬上就要餓死的蘇丹幼女，只有幾絲餘息，眼看就要撲倒。而在她身後是一隻碩大的禿鶯正要張開雙翅，伸長脖子，蠕動長喙，一步一步走向幼女，慘不忍睹。這張照片獲得普立茲獎，獲獎者終因痛苦不堪，最後自殺身亡。

禿鶯是塞倫蓋蒂草原和馬拉河畔最不受歡迎，又最不可缺少的「大鳥」。禿鶯是非洲大草原上的「清道夫」，假如沒有禿鶯來清理大草原上的動物腐屍，整個草原可能會臭起來，會流傳各種疾病。禿鶯長得兇猛殘忍，當牠落到草地上，是拱肩縮脖，架着雙翅，幾乎從不梳理髒亂的灰褐色羽毛，也從不打理自己剛剛從動物屍

體腹腔中鑽出來的頭和喙，日積月累，禿鶯的「光頭」和「禿喙」上留下一層腐肉積血凝積成的斑垢。尤其是禿鶯一走就一突一突往前挺的「光頭」，是天生為便於把頭鑽進動物屍體腹腔掏吃內臟而生成的。禿鶯脾氣極壞，為爭奪腐屍常常打鬥，在廝打時會發出一陣陣刺耳難聽的尖叫，有時會讓人毛骨悚然。禿鶯的戰鬥力有多強？一群禿鶯僅僅用十分鐘就能將一百多斤的黑斑羚啃成骨架。禿鶯會藉着氣流的作用翅膀一動不動就能盤旋在草原之上，而且眼睛是閃閃發光，恐怕連一個小到老鼠的腐體也不能瞞過牠的眼睛。「草枯鷹眼疾」，即使在非洲茂密的大草原上，禿鶯眼依然能洞察一切。

禿鶯有非凡的免疫能力，即使面對一具腐爛奇臭的腐屍，牠也會衝上去，如食佳餚。鷹科家族中有一種「胡兀鶯」，能直接把動物的大腿骨吞下去，且能自然地消化，牠甚至會把骨頭叨起來高飛，再從

高空把骨頭拋下摔碎，然後像吃甜點心一樣十分得意地直接吞下。

禿鶯把巢築在懸崖峭壁上，築在高樹木的樹冠上，當食物緊缺時，牠們會把啄到嘴裏的腐肉一直含着，不吞到胃裏，因為飢餓會使牠們迅速消化吸收；當回到巢中，幼鳥嗷嗷待哺，牠們卻怎麼也吐不出食物來，所以索性不下嚥，回到巢後直接哺餵雛鳥。這可見禿鶯也有這種捨不得雛鳥的父母情。

禿鶯的天敵是人類。許多禿鶯因為誤食了被偷獵者射殺的動物，彈丸中鉛毒迅速在動物屍體中擴散，禿鶯因鉛中毒，因鉛死亡，而這一死亡導致其「家破難亡」，悲劇一再發生。誰能相信非洲的禿鶯近三十年一直不斷下降，其數量已出現急劇減少，更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列入瀕危物種。非洲草原之上將再無大鳥？非洲草原之上將再無「清道夫」？嗚呼哀哉！